

双色烟花

黄荣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22



双色烟花

黄荣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色烟花 / 黄荣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7-5360-5282-6

I. 双…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7048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林 菁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黄珂展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625 1 插页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5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第一章

是年初夏，我即将大学毕业。学校贴出公告：毕业生在拿到文凭之后，必须立即搬离学生公寓。

公告上的“立即”二字还用红笔进行了勾勒，以突出情况的危急性质。其恶语程度就只差明文骂出“给我滚蛋”之类的话了。

想想四年之前的那个夏末，我们春风得意地来到这所学校，迎宾保安全体出动，如同众星捧月一般。然而四年之后，我们像是被一脚踢开，别提心里有多憋屈。尽管离开学校规定的最后期限还有一个月左右，但在这样一个地方多呆一天都是遭罪。我决定提前贯彻学校的指示，搬出学校去住，越远越好。

这其中有着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我至今工作无着，虽然充斥各种虚伪恶心死不要脸的溢美之词的个人简历复印了连我自己都不记得多少份，而且全国各地周游了个遍，但仍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不是对方嫌我，就是我嫌对方，比征个婚找个对象还难。家里劝我不要心高想着一步登天，先找个差点的混混，边混边找。可我们班有个家伙才不到一个月就跳了四回槽，整个一驴，想着就恨不得把这厮给阉了。所以我宁肯拿着家里的无业人员抚恤津

贴就这么耗着，也不愿低人好几等。

同寝室我的哥们老兵同样是一牛逼的角色。半年前找了份工作，现在就已经荣升为销售经理了，全国各地亲身周游。打他电话从来就没通过，因为此公随身携带几张手机卡，频繁轮换。打他北京的，他人在深圳，打他深圳的，他人在上海。我也懒得每个号码拨一遍，反正没啥要紧事，无非就是虚情假意地嘘寒问暖一下。苦的是那些催他交毕业论文的蜡烛们，求神拜佛装孙子的。一个四年从没来过我们学生公寓号称辅导员的家伙，这段时间来得特别勤快，比我们中那些有妻一族出现的次数还多，人还没进门就问老兵在没。

我和老兵一个月顶多在寝室里见一回面，也是那会儿正好赶上此公回来交毕业论文。小丫挺西装革履油光满面，像个生物。而我，整天呆在学校无所事事，白天在屁大的校园里闲逛，逛累后的保留节目就是睡觉，消沉颓废得要命。唯一让我精神为之一振的是，今天学校食堂的饭菜里挑到一块大肉，或者是，路上欣赏到了新鲜的美女。

我和老兵在大学厮混的这几年里，观察各色美女无数，模样一一记下，使得大脑皮层的记忆容量短缺，故而那些名为知识的东西被堵在脑瓜外头，所以我和老兵的成绩一直很稳，在班上从没跌出过前十，不过要倒着数。尽管我们和其他同仁一直以来本着有福同享有妞同赏的基本原则，起早贪黑无比勤奋地观察美女，但难免也有漏网之鱼，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大一新生里面。

其实美女这东西，大多只能用来欣赏，一旦和她们打交道，好感估计失掉一半。这个想法可能十分狭隘，甚至会招致无数正直人士的猛烈抨击。抨击的理由是，美女其

实还有一个最为关键的用途，那就是还可以用来上床。

老兵每次见到我时，都会伸出他那只还散发着洗手液芳香的右手十分做作地和我握手，搞得跟两国元首会见似的。我每到此时总是无比犹豫，因为害怕我那淤积全身各处污垢的手会弄脏了对方，然而在握的时候又会心想，你老二我都握过了，你牛个啥！当他走后，我再自我反省一番，然后照照寝室里已经烂掉一半的镜子：蓬头垢面，苍老憔悴，出门准保遭扁。接着这天夜里，我不幸做了个噩梦，然后是我近年来第一次失眠，也是我第一次全天睡眠时间少于十六个小时。我第二天除了上厕所外基本没起来过，连吃饭都是躺着的，总算才把睡眠给补了回来。

老兵不住寝室已经有些年头了，偶尔回来探亲也不多做停留，因为他在学校对面的三星级酒店开了房，干没干坏事，不得而知。一次极不情愿地应老兵同志强烈要求，去到学校的各个角落寻找我们那些逝去的青葱岁月，途经我们每天下晚自习后都要光顾的一个臭豆腐摊，摊主刘大妈见到故人归来很是兴奋，殷切的目光盯了老兵好半天，老兵居然捏着鼻子摇了摇头，擦肩走过。事后我问老兵为何不吃几片。他说，那东西真臭！我当时义愤填膺，心说，孙子当初怎么就吃得鸡犬伤心、猫狗落泪的？

记得每晚下自习之后，老兵总是最为积极的一个，永远冲在吃豆腐大军的第一线，第一个第一时间冲到刘大妈这儿，这样就免得晚了要排队闻着味过干瘾。那真是人生一大煎熬。老兵在饱餐过后，一脸的幸福与满足走到我们在排队苦等的人面前，牛气十足地说：“臭豆腐真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啊——”最后这一叹意味深远，其中夹杂了葱香与蒜臭。

搬出学校的想法始于我四年住校历史上的第二天，因

为我发现住校的一个最大缺点，不是你时刻要高度集中注意力以及时调整语言中枢来听懂来自祖国各地的方言普通话，不是你临睡前必须与上铺保持步调一致才不至于对方一个声势浩大的翻身把你直接颠床底下去，也不是你不得不忍受各路歌神将各自情感尽情抒发完毕然后在满耳朵余音缭绕中艰难入睡，而是你每天早晨醒来打个呵欠就满口沙子，照镜子吓一跳以为自己刚从秦始皇陵里边爬出来，然后洗脸时洗了八盆水都不见水有透明的迹象。

我一直对我的上铺的身份好奇不已，怀疑他的业余爱好是不是经常逃课去附近建筑工地当民工。只要谁有胆在我这儿睡上一晚，谁就会和我一样，觉得有必要离开这个脏乱不堪的地方，越快越好。但是我迫于各种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始终未能成行。这样一晃，四年过去了。似乎早已习惯在睡觉前脸上贴张纸，中间戳俩小孔留着出气。

终于一个黄道吉日，我做出了这个迟到了四年的英明决定，将深埋了多时的计划付诸实施。原因是，同寝室睡我对面的一个家伙跟我一样整天无所事事，虽然大家处境相同，但却丝毫激不起彼此之间半点的同病相怜。相反，每天我看着他烦，他看着我也烦，互相看不顺眼，为点屁大的事都能吵得妇孺皆知，整个学校深受其苦。可能是因为一个人混日子过不觉得没出息，当看见一个和你同样混日子过的人时，你就好像看见了自己的颓废，于是你就会迁怒于这个让你生厌的人，并且将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归罪于此人。

这个学校里的所有生物都热烈企盼着我们两人中有谁能搬出去，以还他们和平，比翼双飞搬出学校千里之外自然更好。不过遗憾的是，我们俩互相叫劲，都想这铺是我出钱租的，凭什么我要搬？大家在掌握了我俩的心理之

后，曾一度发起募捐凑钱给我们其中一人住宿费。然而我俩顾于脸面，对此装作不屑。较劲了将近半年，这厮在大家都把东西往家里搬的同时，居然叫远在山东的家人把过冬用的十斤军旅大棉被寄了过来，大有誓做毕业搬迁工作中最牛钉子户、在这儿成为永久性居民的想法。得，我服了，搬吧。

老兵听说我要搬出去住，显得比我还兴奋，立马推掉第二天的工作，一大早就往寝室里跑，把我轰下床，劈头就问，你丫东西都收拾好了没？

我愣了半晌，回答说，收拾个屁啊！房子都还没着呢！

老兵失望地两眼一翻。睡我对面的那家伙也失望地身子一翻。

老兵之所以如此积极，是因为以后回校有地方可以蹭住，不必再上宾馆消费，从而节省下一笔不菲的开支，然后拿着平时四处搜集的发票再上公司报销住宿费用。

“小丫挺够坏的，才半年就学会占公家便宜了啊。”我学北京话讥讽说。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你给公家省钱，人家也不会给你涨工资。”

“那房租咱俩平分。”

“就知道你丫会来这一招。如今的人啊——”老兵习惯性地感叹道，接着又说，“四六开，我吃点亏，我四，你六。”

类似的话让我想起三年多以前我那肮脏的住校生活。当时刚进大学不久，学校安排新生住在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老宿舍，每十二头牲口挤一间。虽然条件不堪设想的恶劣，但校方还是挺照顾我们的，因为我们窗口的对面就是

新建的女生宿舍，而且新安上的玻璃窗还没来得及装窗帘，一些反应迟钝的女生宿舍就这样毫无戒备地洗了半个学期，这样就给了我们这些没有“性”福体验的单身汉苦中作乐的机会。我们每天晚上早早熄灯，然后集体象征性地感谢一下学校领导，毕竟大家都是有良知高素质的知识青年，喝水不忘挖井人嘛。感谢完毕，大家就迫不及待如狼似虎地操起各自花重金购置的各种光学器材。

这就是当今大学生的生活。尽管我周围很多家伙平时出门之前总得把自己收拾得衣冠楚楚一尘不染正人君子人模狗样，然而除了性功能障碍的，大家都是在假装正经纯洁，一个个虚伪透顶。当然也不乏一小撮始终坚守自己光辉高大形象的家伙，但我很怀疑这些衣冠禽兽们在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比谁都齷齪下流。

偷窥各色女生洗澡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纷纷达成共识，绝不偷窥其他室友相中的姑娘。然而就在这时，我和睡我上铺的兄弟老兵产生分歧，因为根据我俩的地形条件和观察方位，我们同时看中了一个每晚8点准时出现在四楼往左数第三个窗户洗澡的漂亮姑娘，并且因为这个雌性哺乳动物差点动手打起来。通过寝室最高管理委员会的调停，鉴于我俩对观察对象的专一的态度和执着的精神，我们决定资源共享，但是我们总感觉有点心理障碍，此时老兵就一副秉公办事的样子说道：“姑娘一人一半。我吃点亏，你，上半身，我，下半身。”

我刚想纠正他犯下的逻辑错误的语病，就被他一句“废话少说，走，访屋去”给顶了回来。

整个城市我只对学校这一带比较熟悉，况且我对租房唯一的要求就是便宜，所以租房的范围颇为受限。不幸的是，临近学校的房屋基本已被学生情侣租光。我和老兵不

得不以学校为轴心，一层层地毯式搜索，终于从一群大妈闲杂人等那儿打听到离开学校后门十里之外有一块风水宝地可供借住。房东此时不在，不过跳出来一个阿姨说她是指定全权代理人。我们将信将疑地跟着代理人去看了房子。

这是一栋三层楼的房子，门口种着一排花草长势旺盛，看得出是这里的主人精心呵护的结果。侧面由高到低竖下来三个阳台，阳台宽敞到可以摆下两桌麻将，阳台的前方有很好的田园风景可供免费欣赏。走近一看，支撑这栋楼房的基础原来是镂空的几根水泥柱，底下是一口池塘，是真正意义上的水上阁楼。池塘上面漂浮着白沫塑料袋卫生巾乳罩，居然还有死尸，不过幸好是鱼的死尸，不然天知道又要多出几个恐怖传说。

阿姨打开防盗门领我们进去参观。实际上大门直通的是二楼，而一楼是在地面以下，是不完全的地下室，说不是完全是因为一楼只有一面墙是埋于地下，其余三面则是暴露在外边的。我对这种另类的设计可谓一见钟情。三楼是房东居住。

老兵初选二楼，理由是省去了爬楼的麻烦，同时光线也比较充足。我劝说道，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当然得住最底层。不料老兵牛逼哄哄地说，我跟你划清界限，我现在可是中产阶级。最后当然还是我说了算，毕竟我是最大股东。

我们下去一楼各个房间看了看，基本满意，于是询问价钱。阿姨也还算厚道，说知道你们还是学生，没什么本事，一二十岁了还靠父母养着，没几个钱。

话是句句在理，但问题是她所面对的其中一个不仅早早断奶了，而且早早脱贫入资了。然而为了能谈个好价钱

也只好委屈一下老兵了。价钱谈妥后，阿姨告诉我们随时可以搬进来，来的时候叫她一声，至于钱，晚上等房东回来再给不迟。

访到合适的房子后，老兵借口下午有个重要会议他得发言就先闪了。我知道他是懒得搬东西。这孙子，他奶奶的。

我中饭随便应付了一下，便开始收拾东西，边收拾边象征地回忆起了当初兴师动众轰轰烈烈从老宿舍楼搬来这栋新宿舍楼时的情景。一晃三年过去，新宿舍楼也被人为急速老化了。想到以后可以不再住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心情畅快，不禁快马加鞭。

一切整理妥当，我叫来了一辆出租车在楼下。然后回来串了几个宿舍吼了几嗓子让大家帮个忙搬一下，却无人响应，这在我意料之中。于是以请客吃饭为诱饵，果然应者云集，浩浩荡荡跟在我屁股后面几十号人马，其实东西也就那么几件。在搬下楼的时候，有些家伙为了蹭着饭居然厚着脸皮捧个脸盆甚至一手捏着自己鼻子一手捏着一只袜子就跟着下来了。

全部家当陆续上车，我跟大伙挥手告别。大家也表现出依依不舍的样子，千叮咛万嘱咐我记得常回家看看，最主要是记得把那顿饭给结了。我“好好好”地应着，其实心说，我记得你们姓孙。

坐上副驾驶座，车子启动，朝我的新居前进。我心里激动万分，因为这是我从开学到现在第一次乘坐交通工具，除了感叹自己没钱之外，更多的是感叹人类科技发明的伟大。

一刻钟过后，到达目的地，司机迫不及待把我连人带物扔下车，别耽误他拉活儿。东西放在大门口没多久，上

午那阿姨闻讯赶来，将大门和一楼的钥匙交到我手上。我风风火火将东西统统搬下一楼，结果累个半死，待卫生搞完，房间布置一新，离全死也不远了，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

若干年后，我终于实现人生最大理想，成功娶到媳妇。结婚后不多日，我媳妇便有了身孕，我的想法是，还是把孩子打掉，毕竟咱还年轻，正是为国出力的大好年华。我媳妇不听劝，死活不依，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理由是，为我们家传了后，就能更好地帮助她处理好婆媳关系。

浪漫的爱情故事总少不了曲折的情节。突然有一天，曲折终于如愿来临。这天清晨，我媳妇和往日一样提着菜篮子去菜市场买菜，走在途中正琢磨着今天如果肉价降下来了就可以买半斤回家改善改善伙食了。就在此时，半路闪出一个黑影，将我媳妇劫持并且绑架了。

很快我便接到匪徒打到隔壁大妈家里的电话，对方声称这是一起典型的绑架勒索案件，情况相当严重，还想见到你媳妇就乖乖拿五十万来赎人，不要还价，这已经是考虑到你家实际经济情况给出的优惠价。速度点，不许报警，否则撕票。

电话挂断后，回家我查了半天字典才明白撕票是怎么回事。敢情碰上了一个有文化有良知高学历高素质的匪徒。

隔日，我兜里带了五块钱就去了匪徒约好的地点，这钱还是我媳妇给我这个星期的零花钱。此行的目的是去问她存折密码的。然后顺便还价，看对方能不能体谅一下我们家的实际困难算便宜点，实在不行，就只有提出等孩子出生后还给我，孩子他妈就留给匪徒当媳妇得了。毕竟对

方只说绑架我媳妇，没把我孩子算一块儿。

和匪徒成功会师后，大家确定了一下周围无居委会大妈之类的闲杂人等，交易开始。然后我们顿时都傻了，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背景音乐《我的老战友》响起）

这不是你丫吗！找得我好苦啊！放心，嫂子好好的，没受委屈，现在正跟我那帮兄弟打麻将，还不想回去了呢。

我说老兵啊，你有好好的工作不干，咋就干起这种事来了？

说来话长啊——真没想到连你丫也找了媳妇。我……唉——

要不是傍晚时分老兵这驴在我梦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接近大团圆之时杀出一通电话，估计等做完续集再睁眼时就可以看见明晨初升的太阳了。

“小子，都搬好了没？”老兵的大嗓门哇哇地嚷开了，我不得不把听筒挪远点。

“他奶奶的，累死了累死了。”

“我不有事嘛。对了，连我的也都顺道搬了没？”

“你是我什么人哪！我该你的啊！”

“别介，兄弟一场……”

“还兄弟呢，连兄弟老婆你都绑架……”说完我开始后悔，刚才脑子里一直在回忆那个梦，结果不小心就脱口而出。

“什么？兄弟老婆？绑架？瞎扯些啥哪？”

“没你事，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亲兄弟，明算账。”

“行，我也懒得搬。以后我来了，就跟你睡一铺。好，不跟你丫贫了，晚上赶去广州的火车，这个星期有空我就

回来，做好迎接工作啊。”

我刚想骂，对方狡猾地迅速挂断。但我还是执着敬业地把话骂完才放下电话。

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性感的高跟鞋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应声走进来一位气质优雅打扮成熟的窈窕美眉。

“请问，你就是租房的客人吗？”她的语气柔和，语速平稳，但语调稍低。

“没错，我就是。请问你是……”

“哦，我就是这里的房东。”

我当即傻眼，真没想到我的房东竟是一位美女。更没料到的是，我给这位姑娘的第一印象竟是一句下流的脏话。真不知道这个爱情故事该如何继续。

“哦，房东，你好，你好。”此刻我注意到她身上穿着天蓝色制服似曾相识，仔细再瞧，原来是中国移动通讯公司职员的上班制服。想必她是在那里工作。

她的脸上掠过一丝浅浅的笑，将周围的空气冷凝。

“你好。”她淡淡地回应，显得并不那般热情。

我们没有多聊。她查看完我的身份证后，就直接和我们签下了租赁协议。然后她再复抄一份协议，这样我们人手一份。按照协议规定，我把押金和前两个月的租金交付之后，她的脸上开始有了较长时间的微笑，但让我仍然感觉她像是在工作中面对需要服务的顾客时所刻意做出的微笑。即便如此，她微笑时的美丽是无可否认的。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邻居了。请多多关照。”

“一定一定。”我紧张得不小心说错了话，冲她尴尬地傻笑，然后慌忙更正道，“也请你多多关照。”

“哦。”她应了一声，微笑随即消失，冷意迅速重新

写满她的脸。

紧接着高跟鞋声在令人窒息的空气中弥漫，她娇艳妩媚的身影消失在离我十米开外的门口。

翌日清晨，我被窗外鸟儿的歌声唤醒。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阳台，欣赏那一片尚未被我的视界开采过的美景。由于这里地处城乡结合部，所以可以看见四周成片的农田、菜地、远处连绵的青山，蜿蜒的小溪。我吮吸着新鲜的空气，聆听第一只将我梦中唤醒的鸟儿与伙伴的争鸣。这样的享受是我从未有过的。痴痴地盯着苍茫的远方发了一阵呆，天际的金色悄然跃出地平线，渐渐多而重起来，不知在何时，我的视线最深处豁然开朗。

我回过神来，低头掐指算了一卦，今天会有好运，至于是什么方面，我的直觉和天际的色彩一样，应该是桃花运。

走回与阳台相连的洗漱间，精心打扮一番，这样的风景让我决定从今天开始一个全新的面貌。当然，主要是为今天桃花运的发生做一下铺垫。

出门时，我两手提满垃圾袋，上到二楼，在转角处刚好遇见了一位正在下楼的女孩，感觉十分时尚清靚，脸上原本很调皮的表情在我们四目相对过后不到一秒便立即消失。我的身子猛然一抖，袋中不安分的垃圾掉落了一点。我们不约而同的停止脚步，用陌生的眼神互看彼此两秒。我正羞怯之时，她先甩开脚步，下楼，走近我。

“Hey, what's your name?”女孩突如其来的问道，语气中透露着热情的讯息。她的声音清甜圆润，真的很动听。

“啊——”我张大嘴巴，更加不知所措。

“呀！我差点忘了，我姐昨天有告诉我你的名字。呵

呵……”

女孩爽朗率直地笑了起来。她的话提醒了我，她的姐姐应该就是我昨天见过的房东，这么说来，她们是两姐妹。我忍不住偷偷打量了女孩一眼，她和她姐姐还真有那么几分神似，但是她们各自给我的第一印象和整体感觉并不一样，而且两人有着各自非常鲜明的特色，即便两人都能使人眼前一亮。然而我觉得任何词汇来形容姐妹两人都不确切，用色彩来描绘会比较合适：

姐姐是蓝色，妹妹是红色。

我心里头另一个声音不禁暗骂一句“废话”。因为姐姐昨天穿的是蓝衣蓝鞋，而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妹妹穿的是红衣红鞋。

“喂，喂！”她的手在我面前来回挥舞。

“哦，不好意思。请问你是……”我突然想起昨天对她姐姐所说第一句话时的情景。

“我叫小呀！”

“小？就一个字？”

“是小呀！麻烦你不要省去后面那个字！”

“小呀？王小丫？黄小鸭？”我小声呢喃着。在我的概念中，好像就这两小 YA 著名点。

她似乎听到了，嘴角微微上扬：“就知道你会这么问！真没创意！都不是。我就叫小呀。怎么形容呢……咿咿呀呀……懂吗？”

“咿咿呀呀？”我生硬地学她发音，“哦——”

“你懂了？！”她像个孩子一样欢呼雀跃起来。

“不懂。”我茫然地摇头。

“你笨死了！”她猝然骂了一句，气氛顿时尴尬起来。她旋即意识到自己的失礼，小声向我道歉，“不好意思啊，

不是在骂你啦。这是我的口头禅，不要放在心上。”

“没关系。”我笑笑，“是不是口字旁一个牙齿的牙？”

“Yes！”小呀微笑着做了个胜利的手势，开心地喊叫，“就是这个了。”

“好怪的名字哦。”

“怪吗？我姐的名字才怪呢。她叫……”

“小哦？”我抢话猜道，猜完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时我看见小呀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立即僵住笑容，问道：“不会真的是吧？”

“哇！”她又尖叫起来，“你怎么知道的？”

轮到我吃惊了，愣了三秒，自问道：“我怎么知道的？”

“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昨天我和你姐姐见过面啊，何况房客知道房东的名字又有什么奇怪的。”

“骗人。我姐才不会把名字告诉一个陌生男子呢？”

“嘿嘿。”我憨笑着不说话。

“我姐跟人打交道一般不会超过三句话。打死我都不信她会亲口把名字告诉你。喂，你是在骗我吧？”

“机缘巧合吧，我猜的。”

“乱猜的？怎么会猜得这么准呢？”

“真的是猜的。我根据你的名字然后去猜的。没想到猜这么准，我自己都感到吃惊。可能是搞文学的直觉比较敏锐的缘故吧。”

“我不信。”

“那要怎么说你才相信呢？”

“我是说我不信你是作家。”

“我不是作家，我只是个不入流的写手，就是个写东